

尚
武★著



血 刃

OPERATION

他是潜入国际雇佣兵的
他的存在是军事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血刃

REN XUE

尚武★著



ART 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刃 / 尚武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7

ISBN 978-7-80769-769-5

I. ①血…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0807 号

血 刃

著 者 | 尚 武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沈 彻

责任编辑 | 林少波

装帧设计 | 书舟书籍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 警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010-8970055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38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769-5

定 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无聊的早晨	005
第二章 大发了	021
第三章 玉佛	030
第四章 “人肉”	036
第五章 最高机密	042
第六章 另一只靴子	058
第七章 讨价还价	072
第八章 非战斗摧毁	080
第九章 基础科目	084
第十章 训练月	096
第十一章 女人	118
第十二章 飞行测试	125
第十三章 第一个任务	130
第十四章 防御计划	137
第十五章 小麻烦	142
第十六章 血色朝阳	150
第十七章 保持联络	167
第十八章 临时任务	176
第十九章 意外收获	186

第二十章	简单任务	192
第二十一章	切磋	203
第二十二章	线索	210
第二十三章	重返J国	218
第二十四章	粗人一个	225
第二十五章	无人机	241
第二十六章	以牙还牙	255
第二十七章	惊天阴谋	265
第二十八章	火力盛宴	270
第二十九章	胆大心细	285
第三十章	胆大包天	290
第三十一章	难得的合作	298
第三十二章	“作战室”	309
第三十三章	好莱坞行动	314
第三十四章	终结者	324
第三十五章	黄雀在后	345
第三十六章	“讹诈”	355
第三十七章	兄弟	368
第三十八章	“孤狼”	384
第三十九章	兄弟，一起回家	391

引子

奔跑。丛林中，拼命地奔跑。眼前的林木好像自动闪出了一条路。

射击。前方的目标总能避开子弹，弹药快用完了。

“砰”，对方突然回击了一枪，一枚 5.56mm 细长的弹头直奔自己的面门而来，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阿华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又是同样的梦。

向南华自从退役后已经很久没有做类似的梦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做同样一个梦。

阿华记得这个梦的现实版，那是自己第一次近距离丛林追击战，结果是自己击毙了对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自己却很多次被对手击毙了。

时间还早，阿华想努力回忆清楚那次战斗，他从未“输”过，也不能输，如果输了，他就活不到今天。

那是 8 年前，C 国、M 国、T 国边境。

开始只是一次很平常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不明身份武装力量”入境侦察，我方跟踪监视。同样的 6 人小组，对方一个，我方两个。

双方有同样的单兵侦察雷达。入境不久，对方很快就发现了有人在监视他们。

在边境线附近，这种渗透很平常，一般大家也有一点默契，相互给个面子，保持低调，只要不深入太多或者抵近敏感目标，就尽量不发生冲突。

对方没有继续深入，但也没有直接撤离。他们可能是有点不甘心，兜着圈子想捞一点意外收获。不过他们运气不好，两个小时，兜进了战时遗留的雷区。



很快，一个家伙停住不动了，估计是踩上了雷，整个队伍停下来排雷。阿华一行也没有趁火打劫，停在雷达监视范围内看热闹，有人还有点憋不住地想乐。

这帮家伙也不孬，5分钟不到就搞定了地雷。看队形，有点想往回撤的意思。

指挥的排长不知道是陪他们在林子里遛弯时间太长，心情不好还是怎么了，就是没给他们让路。本来也是，你跑到老子的地盘瞎逛，老子不动手就算了，也没有给你让路的道理吧。

对方见我方没有让路的意思，可能也是因为理亏，只能硬着头皮往雷场纵深并且排雷前进。这边一伙就在后面不紧不慢、不远不近地跟着。按大家的想法，“礼送出境”，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这帮家伙很厉害，大概半小时不到，就斜插出了雷场。这边还是那么跟着。

突然，“轰”的一声，我方一名队员踩上了一颗绊发雷，左小腿当场就飞了出去。这一带原本没有地雷，不知是前面那帮家伙自带的，还是从雷场移出来的，但一定是新布置的。

见到有人挂了，排长的火一下子上来了，低吼了一声“干他娘的”，大家就追了上去。

对方也愣了一下，然后很快散开，向不同方向分散撤离。我方受伤一个，又留下一个照顾伤员，现在双方兵力对比是10：6。

阿华的小队很有默契地两人一组散开，阿华和排长就近，各追一个，方向基本一致。

不一会儿，双方开始交火，从耳机里，阿华听到对方已经挂了三个，我方又增加一名轻伤。

排长也和对手对射起来，枪声有点远，而且丛林的树木使声音的传播方向发生了不规律的改变，阿华已经没办法或者说也没有精力判断了。自己眼前的家伙是个丛林老手，阿华几次举枪想射击，都被前方不足50米处的家伙利用地形或者树木躲了过去，对方很善于判断屁股后面的人什么时候可能开枪。

快到边境了，包括排长那边还有三个没有搞定，而且排长通报被击中了

防弹背心，可能肋骨断了，停止了追击。阿华有点急了，加快了脚步。

当他跳过一个粗大无比的树根时，眼睛的余光扫见树下冒出一股轻烟。

阿华顿时毛孔收缩，心脏都揪了起来——那是一颗手雷，黑乎乎的椭圆外型告诉阿华，是一颗防御型破片杀伤手雷，有效杀伤半径至少 15 米！

阿华身体还在空中，无法改变方向，只能凌空将身体猛地缩成一团，将受弹面积降到最小。然后就只剩祈祷 4 ~ 6 秒的延时引信能给自己多留一两秒的时间了。

“轰！”差不多在阿华落地的同时，手雷炸了。多数是运气，加上一点点平时训练造就的本能反应，阿华落地以后身体没有打开，就地向前多滚了一米，而且因为前方地势比较低，只有一颗破片打在防弹背心的背后。

破片的质量很小，冲击力没有枪弹大，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倒是这一摔加上爆炸的冲击波，让他感觉内脏翻江倒海似的难受，加上耳鸣、头晕，他险些吐出来。

“妈的！”阿华红眼了，强咽下快要吐出来的胃液，一骨碌爬起来对着前方就是两个点射。眼花头晕的他根本就没有看见目标，完全就是盲射。

瞎猫是碰不上死耗子的。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也没有打得很偏，前面的家伙着实没有想到手雷不但没有炸死追兵，而且几乎就在爆炸的同时，子弹追了上来！赶紧一个急停躲在树后。

“那是个意外！”前面的家伙用半生不熟的 C 国话喊着。

阿华不知道“意外”是指第一颗伤了队友的雷，还是刚才险些让自己挂掉的那颗雷，他也不知道“意外”到底指什么，今天已经伤了三个弟兄，对方也损失了三个人，脸皮铁定是撕破了。

伴着耳鸣的余音，阿华判断出对方距离自己大概只有 20 米，正前方。

“我的兄弟只想和你们开个玩笑，是你们自己大意了。”对方已经变换了位置，但没有跑。现在这种时候，谁离开掩体都是找死。

趁这工夫，阿华的血慢慢冷了下来，他可以静下心，分析局势了。

现在还没有到边境，大形势对自己有利。虽说是 1 对 1，但对方明显已经在求饶了，气势上已经败了。

同时，阿华也明白第一颗绊雷是怎么回事了，是我方逼得狠了一点，偏偏碰上一个小眼儿的，想报复。但不管怎么说，是我方大意了。



反正已经翻脸了，阿华也没打算谈判。转身、伸头、缩回、再伸、再缩……重复了三次标准观察动作，已经大致判断出对方目前的位置了。

那家伙急停的地方不佳，一共只有三个可变换的位置，他要再说话，不是去第三个就是回第一个位置。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阿华根本没打算要个俘虏。边境小规模冲突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要不击毙，要不放走，否则善后处理起来很是麻烦。除非有特定的情报价值，一般很少带活的回去。当然，C国军队也不会干杀害俘虏那种只有小鬼子才干的勾当。

阿华边喊话边做好了射击准备，就等对方回答以后出来换位，这种情况，就比谁更快。

可能是对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位置很危险，这次，没回话。

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呼叫队友支援是个方案，但最少还要僵持20分钟；如果自己放弃现在的射击位置，一来有点可惜，二来，高手对决，形势随时可能逆转，太冒险了；用手雷，对方可以听见握柄跳开的声音，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可以直线跑，这边同时要处理手雷和枪，反而累赘……

阿华快速思考着对策，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快，不能给对方留时间思考。

最后，阿华以非常轻的动作掏出了一枚手雷，没有拔拉环，瞄准丛林的缝隙，以一个很高的抛物线，直接甩了过去，落点定在对方隐蔽的大树左侧。阿华需要对方能直接看清落地的是一个手雷，而且还不能伸手拣到。

近20米的抛物线，时间差不多有1.5秒，阿华已经撤回了右手，重新握好了枪，弹着点在大树右侧约2米处，那是一个正常人看见黑乎乎的手雷后，第一反应应该出现的位置。

“砰！”

“砰！砰！砰！”

两枪四响。

第一响，那个家伙真的非常厉害，竟然在跃出后，身体腾空中，用手枪向阿华藏身的大树射击了一枪，正打在阿华头部位置的树干上，子弹穿过树皮，应该正好命中阿华的耳朵——但可惜，阿华在抛出手雷的同时，蹲了下来。

后三枪是阿华的一个短点射，毫无悬念地击中对方的腹部和胸部。打在胸部的两颗子弹被防弹服挡住，但腹部的那一颗，很顺利地钻入了对方体内。900m/s的弹头在身体内的水分中激起无数的波动能量，就像水面投入的石子产生的波纹一样，不同的是，这些能量对于内脏器官来说，影响太大了。他的胃在瞬间从内爆裂，还有脾脏和肝脏，如果掏出来做尸检的话，应该基本呈糊状。

那是阿华第一次向活人射击。

第一章 无聊的早晨

“武装警力全在正面，后面最多是交警戒严，包围薄弱点！向北攻击前进，放倒守卫，驾车或者抢车脱离现场……如果劫匪向人群射击或者投弹，那可以争取的时间更多！糟了，这不是抢劫，是军事行动！”

早上8点，阿华在18路公共汽车上好不容易等到个座位。虽然是空调车，但7月的早上已经让车内的空调有点够呛了，加上人多，他的汗液止不住地从皮下往外渗。

车窗外的景色依旧，又是忙碌而无聊的一天。

阿华盘算着到单位该做的事情：今天两件事，设计部关于腾飞公司的三个平面设计要给甲方审查。本来这是设计部的事情，但考虑阿华和腾飞公关部的李丽很熟，所以设计部要求阿华一定参加。

另一个公司的合同阿华的手下已经跟了很久，没有进展，阿华答应帮手下跟一下。其实阿华也没有把握，旗盛是个大的品牌广告公司，一般不会给客户直接的回扣，而且收费也比较高，像青田这种小公司本来就比较难接受，经办人又没有任何好处，生意难做，只有找找什么关系从上面压下来试试了……

“呜——嘟——”阿华正想着，远处传来警车的警报声。

在W海这个大都市，警车的警报声和A国差不多，几乎可以成为都市



背景音的一部分。但今天有点不一样，听声音，最少有四辆警车。外加消防车，加起来至少有 6 辆以上。

阿华无聊地分辨着特种车辆的数量，公共汽车已经被前面的警察截停，后面的警车费劲地在车流中左穿右插试图超车，看架势，很是紧急。

经过公共汽车的窗口时，阿华数了一下：一辆巡逻车、两辆标有 SWOT 的公安特勤车、两辆武装警察指挥车、两辆武装警察防暴车、两辆消防车、两辆公安标识的警车，一共有 11 辆车鱼贯通过了阿华的视线。

“大场面吗？”阿华独自揣测着，但没有用视线继续追踪车队。这个月还剩不到一半时间，还差 20 多万呢，没有新单子，这个月的奖金就泡汤了。

车上的人都用目光隔着窗户追踪着车队，已经有人在猜测发生的事情了。

“肯定又有农民工要跳楼了！”一个中年妇女对身边的同伴信誓旦旦地说着。

“最近讨薪的人真的很多哎！”旁边的人跟着帮腔。

“怎么这么缺德啊，人家还要上班呢。”

“谁缺德啊？要怪就怪那些老板，人家赚辛苦钱容易吗？”

“我们上班迟到要扣钱啊，谁容易啊。”

“讨薪跳楼不用动武装警察；青田的合同找他们管片的刘毅直接找他们老板；出动武装警察指挥车至少应该现场有枪了；中午和小丽吃韩国菜她应该喜欢；中国银行的信用卡在马会刷透支了；中午用招商银行的卡可以打折；平面设计 LOGO 已经问过小丽他们老板的喜好了，应该没有大问题……”阿华的脑子里仍想着自己的事情，但也能听见旁边的议论，并做出相应的判断。一心多用算是阿华的特长，或者说以前受训的基本功。

“前面路堵上了，想下车的下车，自己想办法。”广播里传来驾驶员有点丧气的通知。

门开了，陆陆续续有乘客带着抱怨开始下车。

阿华从略空一点的车厢可以看到前面的玻璃。好家伙，前面的路口已经堵成一片了。

目测距离 1200 米，单向阻塞，交警可见数量约 30 名，公交车没有机会逆向行驶，估计 20 ~ 40 分钟内动不了……阿华在脑子里迅速判断着目前的

形势，决定下车。

下车以后，阿华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今天非迟到不可了。

其实他们做业务的迟到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9点的平面谈论估计是赶不上了。

阿华掏出电话给设计部的头儿打了个电话，之后拨了李丽的电话：“早啊。”

“向经理，早啊。”

“李经理，不好意思，我在上海路路口遇上情况了，警察把路给封了，我9点肯定赶不上会议了，要迟到一会儿，真的很抱歉。”阿华一听李丽的口气，知道她一定和她的头儿在一起，应该也在去公司的路上，便立刻换了一副甲方乙方的口气。

“我们在大同路，也给堵上了，也要晚点到了。”

“是吗，好事多磨吧，我们保持联系，今天一定把会给开了。”阿华是做销售的，碰上这种意外，怎么也得给个吉利的说法。

“哈哈，是啊，好事多磨，我们贵公司见。”

放下电话，阿华轻松了一些，反正大家都迟到了。

阿华大概用13分钟走了1200米。到了路口，阿华发现自己想换地方打车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上海路中间的一段全部封闭，警察正在向与上海路垂直的华泰路疏导人流。不过记者和看热闹的人很多，警察近乎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要停留”，但路口的人还是越聚越多。

阿华本不爱看热闹，但现在被人群堵着想回头也很费劲，他差不多被人流挤到了警戒线前面。

“12点方向60米，6辆警车，旁边的证券大厦写字楼大堂应该是临时指挥中心；11点方向110米，指挥中心马路对面，金店，靠门口很近处停着一辆巡逻警车，应该是案发现场；武装抢劫。”阿华迅速得出了结论。

不对！阿华本能地想，金店北侧有条小巷子，早高峰时间抢劫不应该把撤离车辆安排在主干道，车辆应该安排在小巷子，然后穿到枫影路，那才更快。如果步行撤离，也应该是那个方向，枫影路向北150米下地铁，中间换个外套，换个包就能淹在地铁人流里，不应该被堵在现场。随机作案？有枪



的话，随机作案的可能性不高，被堵在现场的可能性更小，难道是假枪？早高峰，撤离慢，警察来得也慢，蠢贼！阿华替被堵在现场的蠢贼们重新设计了一次抢劫计划，想想都快笑出声了——够蠢的！

“各位观众，现在是7月17日早上8点20分，我们在上海路口向您做现场直播报道。位于上海路的老上海金店今早遭到不明人员抢劫，据说有武器，警方已经控制住了现场。最新消息，至少有两名劫匪目前还在店内，人质数量不明，警方判断这个时间点人质应该以店员为主。”

“最新消息，老上海金店内除了日常供销售的存货以外，目前还保存着一尊南洋富商陈丙瑞老先生的家传玉佛。据悉，该玉佛在抗战期间的老上海金店辗转为陈家保存，解放后归还陈家。本月初，老上海金店借用陈家玉佛做90周年店庆展览，原计划将于今天下午撤展，之后直接用包机运回南洋。有猜测称这次抢劫目标就是那尊玉佛。”

“据内部人员透露，陈家玉佛在老上海展览期间，陈家及店家都雇佣了我省最好的保安公司对玉佛进行24小时安保……”

“真枪？职业罪犯？那怎么会被堵住了？”

“为个佛像值得吗？1000万？5000万？动静这么大，销赃最多给个零头，麻烦大了……”阿华复员的时候老连长问他回去想做什么，阿华说没想好，老连长笑着说，其他我不好说，不过你做警察或者做贼应该都不错。

阿华被身边的警察推搡着正向外移动着，正巧经过一台摄影机的显示屏，通过拉近的镜头，隐约看见门口有用桌椅堆起来的临时“掩体”。

“有点战术意识嘛，当过兵。”一个新的判断跳了出来。

“真枪，很可能射击过。”金店门口的警车应该是急停，离门口不到10米，正面有三个突击小组，带着防弹盾，其中一个组缩在警车后面，看样子很紧张，不像一般的准备谈判的架势。

想到这里，阿华的好奇心活跃起来。他扭头扫了一眼，警察的视线正好不在自己这边，于是，一个轻巧的滑步，便混进了记者扎堆的人群里。

对于杨晨来说，这真是倒霉的一天。

本来今天该他轮休。出于习惯，他还是6点起床，进行雷打不动的3000米晨跑。

快10天没见女朋友了，今天计划陪黄娟一整天，活动节目都安排好了。8点喝早茶，对于一个“富二代”来说，黄娟7点就起床，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9点半逛街，主要是当挑夫，不过黄娟每次都会给杨晨买不少东西；中午去水上乐园吃饭，然后一直玩到晚上；晚上定了COCO餐厅，甚至还定了新开的夏威夷风情酒店，他打算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因为今天休息，昨晚杨晨和特警队里几个单身汉喝了不少酒，早上特别热，杨晨开始晨跑的时候就感觉气特别粗，坚持跑完的时候感觉自己有些轻微中暑了。

这种轻微的脱水、中暑对于他来说处理起来并不复杂。

但打开水龙头准备冲凉的时候，他才发现停水了。

仅剩的半瓶矿泉水他进门的时候就喝完了，打开冰箱，杨晨琢磨着是不是能用可乐刷牙？

最后，杨晨决定出门买水，走到附近的小店，却发现每天都很早开门的小店今天偏偏就没开门，只好找更远的店。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水已经漫到了客厅，原来出门时忘了关水龙头。

忙不迭地拖地的时候，黄娟的电话来了，电话里，她懒洋洋地发着嗲，杨晨倒也乐呵呵地哄着。

没说两句，有一个电话要进来，杨晨一看，是支队值班室的电话，赶紧让黄娟先挂电话。这下可惨了，电话那头大小姐好像一下子醒透了，开始不依不饶地警告杨晨，如果今天再失约，今后就再也见不着本姑娘了！

哄好了这头，值班室的电话已经重播了三次。接通电话，特警大队大队长没好气地劈头就两句：“你小子不知道哪个电话更重要啊？休息取消，30分钟内到上海路指挥现场报道！”

杨晨在确认大队长已经挂了电话以后，才对着电话狠狠地喊了一句：“老子今天就要享受法定假期！”然后乖乖地换好衣服，乱七八糟的屋子也不收拾了，直接奔出门去。

好容易打到车，出租车驾驶员已经从总台知道上海路那里出事了，死活不肯去。杨晨出示证件也没用，最后杨晨火了，说要投诉，司机才极不情愿地开了车。



在车上，杨晨不敢再给黄娟电话，硬着头皮发了短信请假。比任何回信更糟的是，直到现场，黄娟也没回短信。

离上海路还差一个路口的时候，司机死活不往前开了，杨晨看看前面，的确也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下车跑步往里赶。跑起来才感觉到，早上中暑的症状还没完全消下去，加上没吃早饭，这会儿，真有点扛不住了。

当他高举着证件通过警戒线的时候，已经8:25了，在案发现场迟到少不了被骂。

“九饼！”杨晨刚穿过警戒线，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九饼”是他在303团特务连时的呼号。回头一看，是他的老排长——阿华。

杨晨和阿华退役后在一个城市生活，几个战友经常见面。除了战友聚会酒喝多了的时候，他们一般不太用呼号叫人，因为这些呼号是保密的。

阿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随口喊出了战友的呼号，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后左手握拳，伸直一根食指在自己的心口前靠了两下。

杨晨看着老排长有点怪的表情，有些不解。

杨晨是狙击手，警匪作战中警方的狙击手是个关键岗位，但基本不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从枪里射出的那颗子弹是否听话。对于他们303团特务连的这帮兄弟来说，这种反劫持作战基本就属于小菜。

而今天碰巧遇上了老排长，老排长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出了自己的保密呼号，还做出了他们这个小组自己独有的战术手语：“小心！”

杨晨顾不了太多，他知道，这种时候老排长不会再打扰他，下意识地回了一个“OK”的手势，继续奔向指挥部报到了。

阿华喊杨晨的声音不大，但还是被几个记者听见了。大家狐疑地看着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手势，有两个敏锐一点的记者调过镜头，想抓个现场对象挖一点内容出来。

阿华发现苗头不对，迅速低下了头。正好现场指挥部鱼贯出来一批人，记者哄地一下又把镜头摇了回去。但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个老外，胸前挂着“路透社”驻W海市记者站的牌子，他在阿华低头的瞬间按动了快门，留下了一个还算清晰的阿华正面照片。可能是那人动作太快或者很隐秘，阿华只是隐隐地觉得被拍到了，但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

指挥中心已经汇集了从市局局长到特警支队支队长、大队长、消防支队支队长、特勤大队大队长以及武装警察 W 海总队总队长、一支队支队长、参谋长、一支队特警中队的全部领导；有点不靠谱的是市政府分管政法的徐副市长也在现场，他非常臃肿的体态和在场大多数精壮的汉子很不协调；另外还有一个看上去有点混血的家伙，叫 Peter 徐，是陈丙瑞的安全顾问。这次借用展览的安保工作全程由 Peter 负责。

“现已可以明确的情况如下。”市局特警支队支队长唐宗汉正在介绍现场情况。唐宗汉，52 岁，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在市里警界算条硬汉。

“一、今早 7 点 45 分，4 名持枪劫匪趁上海金店上班开门之际，突然由金店正门闯入，使用消声武器击伤负责玉佛安保的两名 W 海市尚武保安公司保安人员以及店内住店保安两人，目前四人伤势不明。

“二、发生枪击后，第三名保安，也就是在场的 Peter 先生启动了随身携带的遥控装置，使临时安装的安全罩落下，扣住了玉佛。Peter 先生随后也身中一枪，但由于穿了防弹衣，Peter 随后倒地装死。劫匪遂即取出随身携带的切割工具进行切割。

“补充一点，玉佛的安全罩重达一吨，是展览期间临时用钢架安装在玉佛正上方的，每天打烊后放下，早上开门前吊起，劫匪进入的时候，安全罩刚刚开启。Peter 先生的遥控装置触发了一个小爆破，炸坏了顶部的悬吊系统，这样，要打开安全罩，必须现场切割，最快需要 30 分钟以上。

“三、大约 5 分钟后，Peter 先生趁劫匪注意力分散，徒手击晕一名劫匪后，逃至 2 楼办公区，并从二楼跳窗出来用路人手机报警。

“四、劫匪发现报警后又从路上挟持 3 名路过市民进入金店继续切割。

“五、市局 110 指挥中心于 7 点 52 分接警，最近警车恰巧经过枫影路，接警后仅用 1 分 15 秒即到达现场，正好把劫匪堵在店内。同时，警车遭遇自动武器射击，但无人员伤亡。

“补充一点，已经核实，该警车是接警处理交通事故，恰巧经过枫影路的。正常这个时间，最近的警车大概需要 4~5 分钟才能到达现场。

“六、目前明确店内尚有劫匪 3 人，受伤保安 4 人、店员 2 人、路过市民 3 人，也就是说有人质 9 人。

“七、现场平面图请看题板，我们已经封锁了正面的上海路，特警、武



装警察已经基本到位。该店没有后门以及后窗，后面的枫华路是条小路，已经戒严。现场两侧也都是金店，已经清理了现场。特警一中队、二中队两个侦察小队已经在店内两侧的墙体安放侦听器，但效果不好，这些金店墙体都是加厚的，影响了侦听效果。店内有监控录像，但没有外接设备，我们还用不上。

“八、武器方面，目前确认有三支贝雷塔 F92 式手枪，两支乌兹冲锋枪，都有消音器。从武器看，全部是进口的，没有国产货，另外，四人全部穿防弹服。据 Peter 先生介绍，一伙 4 人从进店到 Peter 先生逃离，包括安全罩落下以及其中一人被击伤，都没有说话，做事有条不紊，预谋犯罪基本可以定性。从武器看，来头不小，同时，警车遭枪击以后，他们用店内的各种桌椅在大门口构筑了简易障碍，同时把几名人质安排在大门口，遮挡了一部分视线，可见他们具备一定战术素养。关键是他们在发生意外后，包括大批警力到场后都没有撤离或者谈判，而是势在必得地继续抢劫，这伙人，不能小看。”

唐宗汉极有条理地汇报了现场的情况。

“你说的那些枪可以肯定是外国的？”第一个提出疑问的竟然是那位徐副市长。看来，这位市长大人对枪比较感兴趣。

唐宗汉把目光转向了一边的 Peter。

“咳咳。”可能是被子弹冲击的肋骨还在疼，Peter 先是干咳了两下，“不会错的，我在 A 军陆军服过兵役，后来是游骑兵，对这些武器都很熟。

“我趁一个人检查我伤势的时候，击打了他的颈动脉，不死也是重伤，那家伙的滑雪面罩后面露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应该不是黄种人。还有，我注意到他们的战术靴，是 BY 国家联盟部队的制式军靴。这不是你们 C 国普通的匪徒。”

Peter 虽然有点混血，但总体还是长了一张 C 国人的脸，国语说得也很流利。原本是想把情况介绍得详细一点，可用了“你们 C 国人以后”，他发现大家多少还是有点不快，气氛略显尴尬，停了一下说，“我可以用我在南阳的关系查一下最近有没有雇佣兵进入 C 国。”

Peter 用期待的眼神扫视了在场的几位大人物，但没有人作答。

徐副市长到嘴边的第二的问题“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好像 Peter 也说